# 《永别1936》之一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流年似水 更新时间：2024-08-27

*>[画面]在一座叫徐家汇的大教堂里,一片静谧。黎明的黄昏涂抹着教堂里的漆黑,光线暗淡得看不见亮点。一簇烛光点燃,隐隐约约看见一个外国传教士,是个老人,他慢慢地点燃了那一排插在烛台上的又红又粗的蜡烛,他手持着点有五尺蜡烛的烛台缓缓地走过教堂里...*

>

[画面]

在一座叫徐家汇的大教堂里,一片静谧。黎明的黄昏涂抹着教堂里的漆黑,光线暗淡得看不见亮点。一簇烛光点燃,隐隐约约看见一个外国传教士,是个老人,他慢慢地点燃了那一排插在烛台上的又红又粗的蜡烛,他手持着点有五尺蜡烛的烛台缓缓地走过教堂里的神像时做了祈祷。这是一座歌德式教堂,响着

>,已到清晨。

[时间跨度,场景转换]

在黄浦江桥边河畔,一个人手握着英国号（english-horn)吹着晨曲，黄浦江上几艘渡轮缓缓地行驶，江面渐渐明亮，天空逐渐明亮，一群白鸽背对着朝阳飞翔。

[场景转换]

在教堂里，明亮了许多，牧师手捧《圣经》，左边站着几列女孩，是唱诗班，唱着济兹(johnkeaats)的《美丽是永恒的喜悦》(athingofbeauty)。琴键上，透着光，彩绘的玻璃窗，顺着琴声方向看见蔷薇依附在十八世纪的油画上，流过油画的歌声唱到：

athingofbeautyisajoyforever;

itslovelinessincreases;itwillnever

passintonotjingness;butstillwillkeep

abowerquietforus,andasleep

fullofsweetdreams,andasleep

therefore,oneverymorrow,arewewreathing

aflowererybandtoblindustotheearth,

spiteofdespondense,oftheinhumandeath

ofallthe......

[歌声继续，画面转换]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繁荣景象。

[字幕]

编剧

scenaristby

摄制

producedby

音乐

composeby

灯光设计

lightsdesign

道具

instrument

服装设计

dressdesign

画面设计

framedesign

领衔主演

staring

导演

directedby

[画外音]

这是一个发生在旧上海的故事，很多人已经淡忘了。因为很多事情除了两个人之外，没有人能够说的清楚，如同过眼云烟，行人依旧走着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路，我们能在一起生活一辈子，但我们未必相识。天要下雨，那是上帝的感动。如果一个人允许有一次重新选择的话，我选择我选择过的....

“我在一家报馆做记者，报社整天繁重的任务让我忙碌不堪，象上紧了的发条，除了工作把什么都给忘了......采访、撰写......余世成原来是在警察局里做警员，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来到了申报报社当记者，他曾笑着说天天吃同一道菜会发腻的。日子象流水一样过着，没有波澜，然而静水流深，唯一让我感到愉快与欣慰的是......”

“仲文，有你的一封信！”小吴进来把一封信递给了吕仲文。吕仲文接过信便急忙去拆。主编这时恰巧走过来说：“仲文，现在带上你的相机最快的速度赶到虹口汇丰银行，一个美国人开枪打死了一个中国人！”

吕仲文把信一揣，便赶到了现场。那早已经围满了人，余世成说：“死者是一大学生，开枪的是一美国人，死亡时间大约是两个小时前。”

“现在那个美国人呢？”吕仲文问。

“已被上海警局带走了，不过随时会被保释出来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证据不足，够不成法庭诉讼。另外，象这样情况一般都是由美国领事馆接手，按美国法律起诉。”

“在上海不是有设外法庭吗”

“没错！”

“什么时候开庭？咱们去做陪审员！”

“不行，陪审团是严格限制的，美国设外法庭的陪审团比例是8：2。”

“这不是偏袒吗？”

“没办法。我记得在大学时我的法学系导师就说过，原来的陪审团全是美国移民，现在算是好的。

“不管这些了，拍些照片，咱们两头行动，你回报社整理，我去警察局再了解一些情况，天黑之前赶回，晚上搞定，第二天头版头条。”吕仲文要走，余世成拽住了他，“我劝你不要去，我做过警察，我知道象这种情况做我们记者的是没有多大作用的。”

“那我也要找到目击证人，说不定美国老这次就倒霉了。”说完吕仲文就径直去了，余世成无奈地摇摇头。

随着一阵电铃声，吕仲文上了电车，恰与一个下车的中年人撞了满怀，他身穿长衫，头戴发皱的礼帽。吕仲文在他脸上停了片刻，象是面熟，但又一时想不起来。那人下车后瞄了吕仲文一眼，再无表情的脸上又显现出一种憎恨，象是在说：“你是应该认识我，你的生活开始波澜四起了。”那人钻进了一家银行就再也没出来。

仲文没再多想，在警察局，警长听了仲文的‘慷慨陈词’后说：“说完了？”

“没有，另外，如果这个案子警察局办的不好的话，恐怕上海市民有话要好好的说了，警长先生，舆论在中国向来是能要人的命的。”

警长显的很不满：“你这算是恐吓我？”仲文突然觉得话说的让警长太难下台阶了，连忙说：“不不，警长先生，我的意思是市民现在都在看着这件事，如果...\'

“好了，吕仲文先生，即使这样的话，我们又没有能让那个美国人入狱的证据啊！”

“有一个证人可以出庭做证。”“谁？”“目前还没有找到”“荒唐--”“不过，事情发生在上午，行人不是太少，一定有人看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，只不过现在还不敢出庭。”

“说来说去，还是你的一面之词个人的揣测了？”“不，先生...”“好了，我还有事，你先请回吧！”警长下了逐客令。

仲文出了警察局，觉得有点灰心。待仲文走后，走进来一个警员，警长问：“怎么样，那个人是谁？上头催的紧，国宝这个案件够要我们的脑袋了。”

“只知道是一个代号叫‘旧金山’的人，不过，线索……”“我不是想听这个，我要的是人！这案子要快，要快，否则我们都得完蛋！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那人点点头，警长站起来，靠近他狡黠地说：“我十分的信任你！”“是！”“出去吧！”警长叼着大雪茄烟陷入了沉思。

[场景转换]

[在一个私人的客厅，有两个人在交谈。]

“孙先生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只不过，我还需要再考虑考虑。”

“实不相瞒，我家犬儿仰慕令爱的才华已久，对令爱的容貌更是啧啧称赞，如果事情可成，我想我们两人的合作生意更是前程无量啊！”

“孙先生，女儿的终生大事我怎么能拿来做交易呢？”

“郭先生，话不能这么说啊！向来姻缘与做事都是共生的，何况我现在的那批古玩正愁着找不到合适的‘婆家’啊，我也听说郭先生对此很感兴趣。”孙微微一笑，郭不禁眼睛一亮，但很快觉察出了什么似的，又板起脸来。“我郭某人向来做事丁是丁，卯是卯，是有原则的。”

“当然，违背做人原则的事会让生意散吹，好了，郭先生，告辞，”

“不送。”郭连身也未起，他讨厌这只苍蝇，这时郭夫人出来了。“你刚才都听到了？”

“女儿可不能嫁到孙家啊！”

“当然了，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？他孙古凡打我的算盘是打错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我一定让她幸福，不能毁了她的一生。”郭猛抽了一口烟。

仲文出了警察局后，绕过影院，徜徉未久，已接近黄昏，一阵风吹来，把他的礼帽吹到路旁。路上行人已经不多，他俯身去拾，谁知那顶帽子又被吹了一段距离，如此三番，才被仲文拾起，拍拍尘土，戴在头上。

几只灰鸽“扑腾”飞到了路两旁的房顶,飞进了温暖的木舍。一阵轻香扑面而来，是糖炒栗子，就在不远处，一个老妪正卖着，仲文站在远处看着，脑海中浮现出几年前的情景：

[场景转换]

“仲文，闻到栗子香了吗？一定很好吃，我们去买一点吧！”一个女孩拉着仲文的手往前跑，她永远可爱的让人难忘，但不是幼稚与无知，而是在自己爱的人面前的一种肆无忌惮的放

1

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.net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.net站内查找